四庫全書

史部

平定兩金川方畧卷三十

六月乙丑阿桂奏言臣奉

旨馳赴南路統兵進勦業於五月十八日起程二十三日過省惟是南路事宜若俟臣抵營商辦未免稍稽時日現已飛行宋元俊將漢土官兵現有若干火藥鉛丸備貯若干並器械是否足敷配執之處星速寄知以便先期籌畫臣一到時即可督勵官

兵進勦現蒙

皇上以兩路軍營尚須厚集兵力復賞給陜甘兵五千名其南路應需若干之處亦容臣抵營後悉心審度具奏奏入報

聞

同日阿桂又奏言查三雜谷土司境地在小金川東北其曾頭溝一帶為底木達布朗郭宗後户若從此一路進兵不獨可分賊勢且使其首尾不能

相顧於攻勦全局殊為有益是以去冬將軍温福擬調三雜谷土兵令總兵書明阿督同進勦嗣因該土司等具稟求免派兵而止近蒙

皇上仍准其下壩傭工自必心生感激該土司於四月内遣頭人來營請安送禮臣與温福等却其物件諭以此次大兵進討小金川務在擒渠掃穴不滅不休斷不肯遷就中止

天朝兵力原不藉爾等土兵協助但爾三雜谷素稱恭

順土司當自行酌量頭人惶愧叩頭據稱俟伊土
司議定再來回話而去兹於五月十九日遊擊沈
寬守備袁敏稟稱三雜谷土司願派兵二千五百
名從曾頭溝一路進攻等語宋元俊亦經稟到臣
思前此西路軍營拏獲賊酋訊係底木達布朗郭
宗之人為多審度賊情必以三雜谷土司久為伊
所挾制後路可以無虞而別斯滿一路碉卡林立
度大兵未必遽能深入是以于此多派賊酋分頭

抗拒今若令三雜谷土兵從該處進勦自為得力但該遊擊等禀內有必須添派漢兵協助其帶領漢土官兵亦須大員之語查土兵原無紀律自須漢兵彈壓督率方可得用至統領漢土官兵不但必須大員並須熟悉情形之人措置始能妥協臣現已馳赴南路三雜谷地方距西路軍營為近業已行知溫福豐昇額囑其審度事機就近調度庶為捷便再綽斯甲布土司境地在金川之西雖屬

逆酋親戚而前因金川指使從噶克侵取該土司噶爾瑪木魯宗地方復自佔甲爾壟壩是以久成仇隙臣於正月間訪聞此事即思甲爾壟壩係革布什咱與金川毗連要隘若綽斯甲布能據其地則革布什咱亦易於收復因該處近於南路當即扎致桂林囑其客辦嗣桂林亦先有所聞已檄令該土司發兵往佔今據宋元俊稱綽斯甲布土司告請攻勦金川隨派都司李天佑領兵五百名先

往並諭以隨後大兵續到等語查小金川現在竭力死守總由於金川為之黨援綽斯甲布地大人多若發兵攻勦金川賊酋更必撤兵自衛於進勦小金川既為有益且三雜谷暨綽斯甲布既思自效則此外各土司亦必請發兵助順金川形勢既孤於接辦之局不為無裨其綽斯甲布發兵為數若干及李天佑帶兵五百名前往是否足資督率該鎮均未詳悉聲明現復行令逐一具覆以憑籌

酌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阿桂奏三雜谷暨綽斯甲布皆願出兵助勦金川現在查明籌辦等語所見甚是前已有旨令由曽頭溝一路督率三雜谷土兵直取底木達布朗郭宗擒拏澤旺及逆酋之妻以斷小金川後路並諭令家元俊同侍衛等統兵赴綽斯甲布率領該土司兵練直勦金川以掣賊酋之勢阿桂尚未接奉前旨而所奏適與朕合但曽頭溝一路因調哈國

興赴川令其順道帶兵並令董天弼同辦今思哈國
興自滇入川尚需時日現在三雜谷既願出兵效力
機宜不容刻緩著專派董天弼往彼統兵董天弼於
番地情形熟悉且自去歲革職以來在軍營尚知改
悔奮勉昨已加恩賞補副將今現出有和邦額重慶
鎮總兵員缺即著董天弼補授溫福可傳諭董天弼
益當實心感奮赴期集事以贖前愆而勵後効至宋
元俊前往綽斯甲布之處阿桂到軍營後即與福隆

安阿爾泰會同商酌揀派侍衛章京並酌選兵丁若干令其迅速帶領馳往妥辦庶幾出其不意成功尤速

同日温福豐昇額奏言臣等據副都統富勒渾總兵李煦等報稱職等於十六日帶兵從山頂下壓樹林中有木柵數座賊番數百前來拒敵經官兵奮勇衝突殺賊二十餘名餘俱潰敗我兵追入林中奪取木柵四座十七日復往下攻殺賊二十餘

名餘亦負傷敗走十八日大雨如注連陰數日二十一日雨止泥乾早間派兵復從樹林下壓突有賊番三百餘從兩旁林内衝出又大木柵内擁出賊番二百餘名接續而來官兵奮勇迎戰斬戮六十餘名擊傷者約有百餘俱竄入大木柵内併力固守官兵連克石卡二座木柵二座查看大木柵依山而立堅固異常林箐極密現在尋覓道路俟攻克後再行下壓等語再臣温福帶領官兵每日

三面攻打南山硐卡殺賊甚多十九日牛天畀帶兵直攻高峯上賊卡殺傷六十餘名餘多跌落山巖即將大卡奪取並獲火藥鉛丸刀鎗等物臣因牛天畀等所得地方理應據守而其次硐卡又應往攻應增兵力以資接應臣於隊中即派出二百名令章京官達色等帶往協助乃牛天畀攻得賊卡趕殺之際兩旁林内賊沓突出百餘欲遶截牛天畀之後適遇官達色之兵殲斃多人始行逃走

二十日牛天畀官達色帶兵下壓將第二卡拒敵之賊擊斃十餘名餘賊逃入大卡由孔施放鳥鎗該處路既狹窄而賊人守禦甚嚴現在牛天畀等督令官兵砍伐樹枝冒鎗運往賊卡近處因風縱火卡已被焚過半仍不時攻擊使賊喬不暇修理其山下駐守之侍衛賡音素寧珠布彖將成德等從下仰攻十九二十兩日亦殺傷賊六十餘名奪獲石卡二座此數日夾擊賊人官兵屯練亦有陣

亡受傷者所得軍器等項俱賞給奮勇兵丁臣温福催令富勒渾等速攻大木柵以便下壓木閣𥦗仍率官兵夾攻南山各碉卡一俟攻克即會同富勒渾進取鄂克什舊寨至臣豐昇額於五月十七日上北山阿桂先將應辦情形詳加交代查閱鑄礮物件俱已齊備惟因天陰地濕當飭侍衛明仁多燒炭斤烘地鑄造於十九日鑄成大礮臣豐昇額與馬彪額森特等商議適將北山官兵一千餘

名撥往南山攻勦賊見我兵併力南山必以為北山已不進攻防備或不無稍懈且東瑪賊寨三面俱係懸崖即拏賊直至寨根而賊番向下放鎗官兵亦必受損不如專用礮轟賊番必謂官兵未必復行攻撲轉可相機力取是日臣豐昇額將鑄成大礮運往聶打東瑪賊寨直至日暮未甚破壞遂令連夜施放又經一日始見傾頹當即議派侍衛佛倫泰副將富紳等帶兵三百於二十一日丑刻

分取各寨牽綴賊人使其不能往救東瑪又派兵一千名攻取東瑪賊寨分為六起亦於丑刻起程不露聲息潛至東瑪寨磡下一開佛倫泰等攻取各寨之聲分路前進商之温福意見相同臣豐昇額屆期飭令官兵吶喊進攻而賊寨放鎗甚縣聽其聲響約有二三百人是以暫停攻撲作為欲攻之勢隨即帶領章京等直至東瑪寨近處章京佛進泰富爾賽身冒鎗石帶兵攻打賊衆俱露身寨

上向下放鎗被侍衛新達蘇施放大礮轟斃數人

餘賊驚惶稍却官兵一齊擁上鏖戰多時除斬戮

賊番及落崖跌死並火彈燒斃之外餘俱鼠竄奔

逃又見東瑪寨之次尚有哲木克郭羅郭羅美羅

喇嘛寺三大寨若不乘勝攻取又延時日是以即

派章京佛倫泰等分兵四起向下奮力攻打並帶

官兵往攻喇嘛寺賊番放鎗抵禦久之稍懈官兵

直前衝擊並將喇嘛寺克取賊衆倉皇逃入色爾

渠大寨官兵尾追直抵寨下此寨築在高峯賊番
羼集其中合力抵拒官兵除分守所得五座大碉
並防别斯滿救應賊人外兵力稍單察看情形不
能立取因將官兵暫撤此次打仗殺賊四十餘名
生擒十四名帶傷而逃者甚多所得碉卡五座共
百餘間至額森特受傷尚無妨礙其餘陣亡受傷
官兵土練另行咨部核議賞卹務獲活口訊取供
詞即行正法奏入

上諭内閣曰温福等奏攻克東瑪賊寨豐昇額馬彪調度頗協機宜俱著交部議叙在事侍衛將弁等亦皆奮勇立功並著查明咨部議叙其兵丁等重加賞賚以示鼓勵

上又諭内閣曰額森特在軍營一切奮勇出力而攻取東瑪寨又因奮勇得傷著賞給副都統職銜

上又諭軍機大臣曰豐昇額等帶兵冒突鎗石攻取東瑪官兵如此奮勉出力則色爾渠美美卡等處不久

俱可攻克朕惟佇望捷音又據温福奏富勒渾等帶兵奪獲數碉並據山絶頂向下攻取木閣𤮶富勒渾著賞戴孔雀翎仍似攻得木閣𤮶加恩議叙

同日温福豐昇額又奏言臣等查三雜谷曽頭溝一路為底木達布朗郭宗後户且與金川接壤從前征勦金川亦曽分兵取道於此臣等前令該管之松茂道查禮行知各土司伊等懐徳畏威各遣頭人赴營請安自陳誠悃旋據維州協副將五福

稟報三土司情愿出兵茲又據宋元俊取具出兵二千五百名印給臣等體察情形梭磨切近內地素稱恭順卓克采從噶克見兩金川勢在必滅自願出兵効力以為觧免之地亦屬實情惟是土兵初進搶掠是其所長鋭氣亦儘可用特恐不能持久必得官兵為之督率方可得力臣等軍營正當南北兩山併力勦擊寔無可撥之兵昨據文綬來咨第四次續調陝甘兵丁於五月初七等日各由

本營起程臣等擬派熟練鎮將一人先行馳往三雜谷守候陝甘兵到時即會同督兵前進逕搗曾頭溝再宋元俊所遣遊擊沈寬於番情似為諳練臣等現亦密劄沈寬如察看土兵實在踴躍爭先正當及鋒而用該遊擊即先帶領進攻官兵一到隨後再進如此則事機不致躭延而聲勢亦倍壯於事自為有益

同日温福豐昇額又奏言臣等接奉

上諭將譯出索諾木番稟詳細閲看所有被遮之寧祿

等如果送至西路軍營臣等當恪遵

諭旨分別送京查索諾木帮兵助惡已屬罪無可逭今

乘官兵偶挫輙藉被留弁員乘機要挾並欲令僧

格桑請罪完事公然以調停自處顯肆鴟張更堪

痛恨現在臣等西路奮力剿擊萬一索諾木托名

送還被留之人藉詞窺探臣等自當將所差賊番

拘執請

旨辦理斷不給與回文致得揣測軍營情事至董天弼

於邊情軍務原屬諳練兹奉

諭旨賞補副將自應令其帶兵行走但查自阿喀木雅

直抵卧龍關凡通小金川之小路必須嚴密卡防

惟董天弼在川最久於此一帶地理情形皆所熟

悉現在鎮將内寔無可以接手之人且蒙

皇上賞派哈國興海蘭察等赴西路軍營備分路帶兵

之用計算行程到川不遠臣豐昇額於一切事宜

惟有竭盡愚誠與總兵馬彪侍衛額森特等處衷籌計以期無悞俟哈國興等到營臣豐昇額當遵旨赴温福大營協助進勦均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温福等奏三雜谷土司情愿出兵擬選派鎮將馳往即由曾頭溝一路督率土兵攻勦與朕前此所降諭旨相合且據現獲賊酋僧格供稱曾頭溝之人先在美美卡防守今又調到雅爾桑山梁是曾頭溝現在空虚尤為極好機會其帶兵之人前

已迅調哈國興赴川同董天弼辦理因思哈國興自
滇起程長途不免稍需時日董天弼於番地番情最
為熟悉帶兵自更得力因加恩將伊補授總兵令其
由曾頭溝督率三雜谷土兵進勦董天弼接奉恩旨
自必倍加感激勇往至所需陜甘兵三千名前據文
綬奏甘省營兵於五月初七日起程勒爾謹奏到陜
省營兵於五月十六日起程現已諭催帶兵之總兵
李雲標遄程前赴西路軍營聽候派用著温福行之

董天弼於何處暫駐候陜甘兵到帶同進勦即一面
檄知李雲標令其迅赴指定處所隨同董天弼前往
勿致參差遲誤至董天弼既令帶兵其資哩至卧龍
關一帶卡巡及催督糧運軍臺均關緊要現在難得
幹練之員看來維州協副將五福在川亦久似可委
其代辦若温福所知有勝於五福者即行派辦亦可
至豐昇額平日實心勇往朕所深知因其尚欠閱歷
臨事未能明練是以不欲其獨當一面今此次攻取

東瑪調度合宜即令分路統兵可以勝任且有馬彪等在彼協助豐昇額不必回至温福大營至哈國興到川亦須令具同董天弼共取底木達布朗郭宗毋庸再為更調

已已福隆安奏言臣自幼荷蒙

聖主養育恩深並無分外出力之處若得在軍營行走寸心方可稍舒現在攻勦小金川西南二路均屬至緊至要臣目擊情形若即舍之而去實為歉仄

難安臣雖未知軍務然自以諸事必須經歷方可
請練一俟審理桂林事畢仰求
聖主指定何路軍營令臣行走庶可學習戎行以資報
効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福隆安奏請留在軍營辦事斷乎不
可前諭福隆安於查審桂林一案完畢起程務於七
月二十內外到熱河因朕前辦事需人且土爾扈特
入覲必需親近大臣照料福隆安不可不早至行在

何必復為此奏福隆安在朕前日聆訓諭較之現在軍營諸人尤為真切自能善體朕意寔力籌辦但于統兵之事非所素習何必留駐領兵方為出力

壬申

上諭内閣曰昨歲進勦小金川以來一切軍行儲偫俱支官帑絲毫不累閭閻而糧運轉輸不無稍資民力今春曾降旨將官兵經過各州縣所有本年錢糧先行緩征俟凱旋後分别等第加恩今兩路軍營現在

分兵進討務為擣穴擒渠之計小民轉運兵糧頗為急公出力若於軍務告蕆後始行加恩未免尚需時日朕心深為軫念著阿爾泰查照前此平定金川之例即行酌定等第具摺奏聞分別蠲免其蠲剩緩征之項並予展限俾編氓早沾寔惠兼副朕獎勞優恤至意

同日宋元俊奏言查兩金川狼狽為奸抗拒官兵現在西南兩路進攻僧格桑未即就擒總緣金川

助兵之故是金川一日不辦小金川一日不滅辦金川而小金川亦滅小金川一滅而金川勢孤然後會合各路兵力分道攻圍亦無難於蕆事今各土司窺破金川蠶食之計莫不懇請出兵以為自全之計是各省効力之心愈切即兩酋應滅之象愈明臣𠬢復革布什咱時因綽斯甲布土司工噶諾爾布禀請情愿出力助勦金川隨派都司李天佑領兵五百名先往並諭以大兵繼進用固其心

又派遊擊沈寛守備袁敏由綽斯甲布前往三雜
谷調令出兵已據該土司等遵奉發兵二千五百
名隨同官兵從曾頭溝進攻小金川臣正擬乘此
機會定期會勦計圖一舉成功不意我兵自果洲
山失利之後士氣消沮且以現在兵力并辦金川
實屬不敷調遣臣愚昧之見與其曠日持久虛縻
糧餉莫若厚集兵力迅奏膚功如蒙
皇上飭調湖南湖北近山營分併於山西甘肅兵內各

撥數千共得二萬之數即可遣發一萬由綽斯甲布之俄坡日旁兩路進勦牽制金川再分兵五千從汗牛一路直攻美諾其餘五千添入達烏一路並力直取其現留革布什咱之兵即由正地進擣中堅合之西路從曾頭溝別斯滿鄂克什三路並舉小金川定即蕩平隨以五路之兵進勦金川亦可剋期告捷惟口外跬步皆山春冬積雪難行一值夏秋進兵之路便多如將各省官兵於七月內

齊集軍營分派進勦約計兩月之期小金川自能
掃滅倘其時雨雪稀少而所派俄坡日旁正地之
兵先已攻逼金川巢穴便可乘勢併為掃蕩茲奉
諭旨已令參贊大臣阿桂督理南路進兵事宜臣應聽
其到時核辦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宋元俊奏駕馭各土司所見頗為合
理是以前據阿桂等奏綽斯甲布情願出兵助力即
諭宋元俊帶領前往督率綽斯甲布土兵進勦其三

雜谷願出兵二千五百名隨勦底木達布朗郭宗亦
諭令董天弼帶兵往勦矣但至今並無進兵實信乃
稱請調湖南湖北近山營分之兵再於山西甘肅兵
内撥給數千共得二萬之數分路進攻等語未免過
涉張皇現在由綽斯甲布進攻原係牽金川之勢使
其掣兵自衛以便乘間攻取小金川俟小金川平定
後再并力會勦金川此時難以兼辦也且計節次調
赴川省之兵貴州已有八千陜甘已一萬七千加以

預備之五千核計共及三萬合之本省綠營及土兵之數不為不多況沓地跬步皆山調往之兵跋涉不易至於險隘處所仄徑單行雖兵力亦無從施展而所云七月内齊集軍營之說更恐遠道不能如期全至著傳諭福隆安會同阿爾泰阿桂將該處情形通盤籌畫並問宋元俊詳悉核計是否必須添兵接濟核實酌議以期萬妥又前此金川用兵共調兵六萬二千五百餘名計核銷銀七百十二萬七千餘兩現

在軍營約存軍需銀三百五十餘萬自當敷用如將來尚需添撥亦即據實先行奏聞以便籌辦

上又諭軍機大臣曰前因湖廣兵丁懦弱是以川省進勦之兵未經派及今據總兵宋元俊奏請添調湖南湖北近山兵丁於七月内到營分路進勦現諭福隆安會同阿爾泰阿桂酌量定議如果尚需添撥一面奏聞一面即行咨調著傳諭總督海明於湖北湖南兩省近山各營内遴選勇鋭兵丁五千將應帶火藥

器械等項一併預備并揀派帶兵大員將弁等聽候

川省咨到迅速起程此時海明如未到任陳輝祖現

署督篆即令遵旨妥協辦理

上諭軍機大臣曰總兵宋元俊看來尚能辦事且熟悉

番地情形伊亦尚有心奮勉若用之有方可期得力

但其人似乎狡猾好事究難深信若使過於得志難

保其不滋驕縱務須留心駕馭方為有益著寄信阿

桂惟當量能收力勿令知覺留心鈐束

臣等謹案籌辦軍務必合羣策羣力以成功其熟悉地勢番情尤關緊要爾時南路領隊侍衛章京衝鋒殺賊勇畧可任者本不乏人但新至蠻方各土司好尚既未周知其道路遠近險易未經身歷如宋元俊輩不得不駕馭覊使汲其長使不得逞其技方為有益宋元俊所奏用番攻番添調各省官兵一面牽制金川數路進勦小金川即可蕩平其語亦堪備採擇然好事喜

功之意因此已見我

皇上洞燭萬里旋

敕容加鈐束預防其恃功驕恣蓋不待臣福隆安讖察

上陳而宋元俊之性情心術已無不在

坐照中矣

平定兩金川方畧卷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平定兩金川方畧卷三十一至三十三

員外郎臣顧宗泰覆勘

總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平定兩金川方畧卷二十九

六月癸酉溫福豐昇額奏言副都統富勒渾總兵李煦報稱伊五月二十二日起連日大雨至二十六日卯刻雨止領兵逕過南山後面分為三路衝進箐林直抵大木柵前攻擊有賊二百餘名從兩旁林內突出木柵內又衝出百餘名俱被官兵奮勇擊敗巳刻賊番絡繹而來其山腰林木叢深之

處又有百餘賊并力衝擾富勒渾分兵接戰殲斃十餘名被傷二十餘名其餘逃入木柵此次打仗攻得賊卡二座若將此處木柵攻克向下即係木闌壩等語又據牛天畀等稱已攻得山頂上第一碉次攻第二碉其賊番所佔之對面山腰雖極險峻若容派勇趨官兵夜間爬越而登往上攻擊第三碉賊番必難彼此相顧臣温福即於二十五日夜間派兵二百交與官達色成德帶領約定一聽

牛天昇處施放信礮即從山腰爬上向二三碉攻擊又令賡音素明仁寧珠素等帶兵從山腿向上攻擊以分賊勢臣親率侍衛官兵前往接濟二十六日丑刻官達色成德等帶兵密進突然吶喊上山見賊沓大卡之前又有小石卡卡內賊十餘人忽見我兵前進齊來拒敵殺斃三四名餘俱敗入大卡官兵一面搶獲小石卡一面進攻第三碉碉內賊沓甚衆放鎗甚緊且別卡賊衆俱来救援官

兵悉力鏖戰殺傷甚多牛天界等遂向下攻擊并
奪取第二碉賊番藏匿卡内放鎗都司袁國璉越
衆先登奮勇衝入胸受鎗傷陣亡亦將是卡攻克
正在攻打之間大雨淋漓因將官兵暫撤再牛天
界駐兵之處山腰有一道水泉官兵資以飲汲臣
温福每夜派兵埋伏防守二十六日亥時兩旁林
内有賊番二百餘乘雨欲佔此泉因有伏兵擊退
追獲槍刀等物天明查看路上血跡甚多臣温福

此時又辦一月口糧解送富勒渾李煦營盤催令迅速領兵下壓臣亦夾攻南山賊衆竭力辦理臣豐昇額自攻克東瑪哲木克郭羅郭羅美羅喇嘛寺等寨後親至色爾渠相度地勢山寨四面並無水泉又詢問鄂克什番人供稱此寨無水惟色爾渠以西約半里許有泉可取臣與馬彪商議取此水泉以絶番賊飲汲遂於二十四日辰刻派侍衛巴三泰等帶領兵練四百名前往擊殺其看守賊

番敗入色爾渠大寨查看此泉甚小派人看守徒費兵力隨將火藥不潔之物一並填塞臣又與馬彪商議官兵即攻克色爾渠仍須攻克獲美美寨方可至鄂克什舊寨反覺費力遲延不如竟攻美美寨俟克取後再取色爾渠我兵兩旁夾攻賊番必難固守公同商定即運巨礮至美美卡相近地方察看碉墻東北兩面修築甚堅其西北寨墻較為單薄且山磡下又有一泉若在此安設二木卡

可斷賊番取水之路亦可將大礮從旁斜轟其西北寨墻隨派兵丁多伐木柵前進設卡現在晝夜轟擊俟墻稍有塌壞即行奪取再脫出鄂克什番人三名録取供詞即交土司安插

同日温福豐昇額又奏言 臣等查曾頭溝一路進兵逕搗賊番後路於全局甚有裨益但非漢土官兵合力恐不能深入而統兵之員亦必勇敢可信熟悉番情者方可獨當此任昨據文綬咨稱遵

旨預備之陝甘兵五千已委署鎮佛遜等帶領起程查此項兵丁前阿桂起南路時與臣等面商俟其入川時酌量西路南路另行分撥茲臣等思陝甘兵五千名内其陝西二千必從廣元入川前至成都撥往南路自為捷便至甘省兵三千於固原西寧涼州寧夏各處調派若由鞏昌階州文縣入川省之松潘茂州保縣出口即係三雜谷地方計程不過二十餘日可到殊為逕便臣等已飛札文綬令

從階文松潘一路前來一月内外可以全到臣等復恐土兵業已派定尅期進發若無官兵同進未必得力而坐待甘兵又不免於遲悮因查松潘鎮逼近三雜谷其所屬十二營額設兵五千餘名除現在出征及塘汛臺站坐蔵各項存兵尚有一千三百餘名臣等已飭令再挑五百名又前因三雜谷未經派兵曾令副將五福帶領兵練五百名在梭磨連界之撲頭地方駐扎防範今三雜谷既願

出兵應將五福所帶兵練合之松潘新調兵五百名交與遊擊沈寛守備袁敏先行帶領督同土兵進發隨後有甘省兵接續力量更為充裕至統兵之員遊擊沈寛等可以暫時帶領將来甘省兵到雖有原派之署鎮佛遜然於此地情形未必熟悉董天弼於番境諸事歷練最久足資統率臣等擬俟甘省兵一有抵川之信即令董天弼由彼就道馳往同佛遜帶領官兵續進再現今所調之松潘

兵及將來續調之甘省兵皆從三雜谷境內行走
必須預為駕馭將過兵事宜妥協經理方使番情
安帖官兵出巡行無滯查查禮係派在西路總理
糧運之員三雜谷是其所屬該道熟悉番情向稱
幹練當今其前赴松茂及三雜谷地方辦理兵行
沿途事務並即督催運送兵行軍火等項至臣等
軍營應有專辦糧務大員已調建昌道白瀛接辦
均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溫福奏到脫出鄂克什番民供單内章喀爾供稱僧格桑聞官兵佔住瑪爾迪克山梁恐力量堵禦不住差人往金川求助派兵合同抵拒如不能衝動瑪爾迪克官兵就從阿喀木雅溝内遶出截斷官兵後路而羅卜藏供亦稱僧格桑分付衆頭人說策卜丹是最緊要隘口斷失不得已遣頭人往金川借兵若能截得官兵後路更好等語此事甚有關係我兵方銳意進攻後路未能準備嚴密萬一稍

有踈虞則瑪爾廸克為甚可慮傳諭溫福此時務須

實力籌畫分派嚴防以杜賊人妄想或並與後路要

隘設伏預備若有賊至即奮力殲擊使賊衆喪膽不

敢復萌窺伺方為妥善至瑪爾廸克山梁富勒渾等

在彼攻打兵力尚不致單弱令僧格桑既往金川求

助設果更添賊衆此山梁不可不用兵合擊查閱圖

内現在牛天界攻得大木柵及第二木柵此下五卡

亦俱為官兵據守所餘西面一帶卡柵未得者止有

七處似可以次攻取此時若以全行攻克固善即或尚存數卡未攻俱相近官兵防守之地無難照料或竟令牛天畀移兵往瑪爾廸克幫助富勒渾使官兵聲勢愈壯勦禦更為得力若能攻得瑪爾廸克賊寨則分路進攻木闌壩及郭克什舊寨其勢自上而下賊自難於支拒較他路似稍有力此就溫福奏到之圖約計如此其是否可行著溫福按該處實在情形妥酌為之再官兵攻一碉卡動輒經時殊為非計因

思賊人卡柵俱臨時設以抗拒必不能各處俱有屯積及預為汲飲之資自不得不仗他處運糧送水若能斷其糧路水路使守卡之賊飲食匱乏自必疲勞潰散較之用力攻碉不啻事半功倍即云碉卡多據隘口我兵祇攻其前難以透出其後然圖中所繪碉卡子無可依者頗不少其四面必有一路可通糧水縱使仄逕單徼賊能往我亦能往或憑高設卡瞭望用鎗遥擊斷其行蹤賊計復將安逞著温福留心酌

量妥辦又另揢奏籌辦曽頭溝進勦令董天弼帶兵之處所辦甚好與朕前降諭旨相符至董天弼接辦巡查資哩至巴朗拉一帶糧運事宜雖亦闗係緊要但得一精細勤妥之人即可勝任著温福照前旨酌量妥辦

上又諭軍機大臣曰温福等奏攻克色爾渠後仍須攻取美美寨始可抵鄂克什舊寨今若先攻美美寨絶其水道自屬易取亦係用兵之計他寨如有似此應

行絶水之處亦照此絶其汲飲方為有益著温福等

酌量籌辦

上又諭内閣曰温福等奏分撥官兵奪取賊番石卡都司袁國璉首先奮勇受傷陣亡甚屬可憫著交部議邺仍將此次打仗陣亡受傷兵練查明造冊送部照

例議邺

上又諭軍機大臣曰兩金川賊番所用火藥得自何處何以竟不缺乏若番地所産硝磺自難禁其陸續配

製設使仰藉外来購買現當征勦緊要之時更應嚴禁漏洩著傳諭阿爾泰嚴飭所屬於沿邊通番關隘實力盤詰巡查毋許絲毫透漏仍將番地因何有火藥緣由據實速奏

六月丙子

上諭軍機大臣曰文綬奏陝甘第五次赴川官兵五千名准温福等咨調已於五月二十八等日接踵起程至續奏預備之五千名亦已通派齊全一俟川省咨

文到日即可迅速遄行等語現在西南兩路軍營調到貴州兵八千名陝甘兵一萬七千餘名用以往勦小金川已不為少至將來併勦金川時分路較多尤當厚集兵力著傳諭溫福阿桂等速為籌議如果必須多兵與其臨時撥辦莫如先事預圖不但陝甘預備之五千可以早調至湖廣所備之五千亦不妨即行調往但需酌定兩路各需用若干通知派兵省分檄飭帶兵之員就便取道前往更為捷速

己卯

上諭内閣曰陝西延綏鎮總兵員缺著富紳補授

庚辰温福豐昇額奏言臣等欽奉

上諭查番地氣候不齊往往數十里之内一二時之間陰晴寒暖迥不相同此地官兵進勦惟在佔據山梁而高嶺多風夜寒倍厲又值雨水時行此在事所常有至時當盛夏而連日大雪又或雷雹冰雹倏忽交加雖係賊番扎荅所致但官兵經歷既多

絶無恐怖退阻之心誠如
聖諭見怪不怪其怪自敗臣等現復詳切曉諭令將士
兵知此意軍營自不致有妨惟是西路官兵自上
年臘月分上南北兩山迄今已歷半載山梁陡仄
本無平曠之地且須審擇要隘攻勦勢不能多帶
帳房兵丁不免露處從前蒙
恩頒賞黔兵皮褂歷時既久漸次敝壞當連陰積雨之
時臣等目擊情形實覺可憫查川省松潘建昌二

處所出羊毛氊片質地堅厚製為斗蓬帽罩既可
遮蔽雨雪不致透漏而夜間墊蓋又可禦寒現在
川兵內有攜帶至營者殊為得用且詢聞採買尚
屬易辦每套不過值銀兩數臣等已飭松茂道查
禮按照市價製買一萬件赴運軍營按名分給如
有多餘則南路兵丁亦可分撥備用其價值若干
俟該道辦齊即于軍需項下動支發給省境多雨
雪之地既足以資備禦而兵丁等仰沐

皇仁感深挾纊於攻勦機宜自更有益再賊番以偷刼
營盤抄後路爲慣技據脫出番人所供内有僧格
桑借兵金川來奪瑪爾廸克山梁又有從阿喀木
雅山溝截斷後路大營等語查現在兩山梁打仗
兵丁外餘兵原不爲多但防範後路保護糧臺更
關緊要是以臣等自攻過巴朗拉每得一處即於
險要處所留兵弁分布卡廵或偶遇夜雨天黑益
加謹愼似可不致疎虞至火藥爲軍中要務近因

軍需局辦運不敷正在嚴檄催辦其營中存貯及各兵攜帶火藥時令留心防護每遇陰雨潮濕加緊收拾必不致臨時難用奏入報

聞

同日溫福豐昇額又奏言據副都統富勒渾總兵李煦報稱賊於深林內連蓋木卡三座查看道路必三路進兵方能攻取五月三十日子時令巴圖魯侍衛阿爾蘇納領兵一隊由南邊山溝下至對

面山根潛入深林逺過木卡之後又令富勒渾等領兵分兩路下攻亦至近卡處拋擲火彈合力攻入佔住木卡三路之兵會為一處前進圍困大木栅賊從栅内放鎗擊禦又衝出三百餘人抵敵兩旁又來賊番數百接應林箐甚密不便於鎗官兵衝入賊隊刀矛短接鏖戰多時斃賊數百名餘俱逃入大木栅内放鎗拋石不復出戰現同富勒渾等商議逺過大木栅内立十餘卡以斷賊番來援

之路庶可夾攻六月初二日富勒渾領兵遶往拏卡有賊百餘前来斷路富勒渾一面領兵迎戰一面立起一卡令即照此辦理庶賊酋伎倆更無所施先是富勒渾遶山時因後路緊要遂於貢噶地方並對面山梁上連設數卡令巴圖魯章京德保等帶兵防禦五月二十九日夜有賊二百餘来衝把總馮天禄所守之卡經馮天禄領兵擊退六月初一日夜又三百餘賊侵犯德保所守之卡又經

德保領兵擊退殲戮甚多臣温福復令總兵牛天
畀等領兵奪取南山頂上第二卡令巴圖魯前鋒
參領官達色等領兵從對面山上攻取第三卡又
令侍衛賡音素參將成德侍衛明仁寧珠布等領
兵仰攻以分賊勢均有殺傷臣温福務將南山賊
衆碉卡盡行搶奪竭力辦理至臣豐昇額攻克東
瑪等寨後前逼美美寨用礮轟擊已將大碉摧毀
一半賊眷又於碉旁下掘深溝外築厚墻須移大

礮旁轟庶可摧破臣隨令侍衛新達蘇花連保護

軍校伊薩納等不分晝夜放礮轟擊至六月初二

日碉墻已摧一半賊番又於對面依山連挖三溝

悉衆藏匿官兵若攻奪碉寨賊於溝内放鎗官兵

若近溝擊剿賊番又從碉寨放鎗擊拒上下相接

以圖固守臣與馬彪等商議官兵須從賊寨兩旁

遶過仰攻又派兵下壓庶可有益隨派侍衛佛倫

泰章京佛進泰都司辛大勇等先領兵三百名從

中路攻打賊寨又派侍衛巴三泰領兵二百從左
邊進擊第一溝徑取左邊大碉千總萬和領兵接
濟又派侍衛烏哈什達都司馬詔蛟領兵二百從
右邊進擊第二第三碉徑取右邊大碉千總羅江
鱗領兵接應又派侍衛彰靄領兵一百並帶劈山
礮位至喇嘛寺左側以迎別斯滿来援之賊遊擊
全福守備王廷玉等領兵四百佔據兩旁山梁臣
豐額昇馬彪領兵三百酌看兩旁兵丁遶過仰攻

情形相機下壓初三日申刻適副都統海蘭察来營隨令同帶官兵下壓初四日黎明臣等至美美寨前一放信礮各隊均到所指之處賊酋須從溝内放鎗官兵奮勇上前奪寨者登寨擲石下擊近溝者向溝抛擲火彈焚燒賊衆從寨内溝内躍出死戰官兵盡力勦殺餘俱受傷敗散至別斯滿来援賊衆百餘亦經彰霤用礮攻打不敢前進俱各遁回此寨下面約隔一二里尚有木拉古阿洞達

爾裕克郭舒哲迪達爾結巴拉普爾瑪哲木錫色爾多喀新博阿喀爾嘉爾薩莫爾別濟等十三名若不乘此勝兵攻取又需時日臣豐額昇領兵攻擊西路所有碉寨海蘭察馬彪等領首攻奪東邊所有碉寨此内賊番知大寨已經失守又見臣等分兵衝擊呼聲四合心已驚惶放鎗數次隨即敗逃所獲碉寨或留兵把守或即令拆毁臣等相度美美卡一帶連設三碉得此三碉庶可克取美美

卡臣等帶領官兵連攻二次碉內放鎗甚緊不免損傷因思官兵竟日攻戰已克數碉應使歇息整頓再戰將隨兵撤回再現在脫回明正番人一名訊取供詞即交該土司安插

溫福豐昇額又奏言六月初四日副都統富勒渾連日打仗過於勞瘁病症復發嘔血身故臣等查富勒渾領兵佔據瑪爾廸克山梁此路最關緊要所有兵四千名應須滿洲大臣統領臣等已令副

都統海蘭察前往帶領其兵

同日溫福豐昇額又奏言此次攻取美美等寨官兵雖各出力其最為奮勉者莫如都司馬詔蛟辛大勇等將花翎賞給戴用

溫福豐昇額又奏言查從前投誠番人揚素此次投誠之番人彤錫等俱蒙

恩賞戴花翎土練土兵無不深為羡慕是以歷次打仗伊等奮勇直前茲查攻取東瑪時有委署土都司

巴勒達爾吉日朋手殲賊衆並擒活口此次攻取美美寨巴勒達爾吉日朋較衆更為奮勉至富勒渾等佔據山峰高頂連奪各卡時委署土守偹穆塔爾首先殺賊奪卡亦屬出力臣等將巴勒達爾吉日朋穆塔爾二人俱賞藍翎嗣後土兵内有似此超異者照此辦理均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温福等奏於南北兩山打仗雖俱擊敗賊畨奪獲碉卡並未攻克美美卡木闌壩前至鄂

克什舊寨朕深為深悶佇望伊等捷音温福豐昇額惟當鼓勵官兵速圖攻取直擣賊酋巢穴再賊番狡詐常出侵擾擊敗時又復進卡死守殊為奸猾可恨必係索諾木所派賊番暗助小金川朕從前寬其洗滅准其投誠仍得安居本地原屬施恩格外今索諾木並不報恩反敢協助小金川拒抗天朝愈為可恨斷不可復加寬宥著傳諭温福等務須擒獲僧格桑索諾木始可完事脫漏一人亦不可謂之蕆事温福

阿桂加意勉之再溫福等將超異出力之都司馬詔蛟辛大勇賞戴孔雀翎委署土都司巴勒達爾吉日朋委署土守備穆塔爾賞戴藍翎深得鼓勵官兵之道嗣後有似此超異出力者即一體賞戴再官兵奪取碉卡亦俱盡力著溫福豐昇額將陣亡受傷及出力人員查明造冊送部議叙

上又諭內閣曰富勒渾自抵軍營奪碉殺賊諸凡奮勉今忽病故深堪軫惜著照伍三泰之例加恩議叙仍

侯伊子服滿之日帶領引見

同日温福豐昇額又奏言臣等接奉

諭旨令檄知哈國興董天弼帶領陝甘兵丁進取底木達布朗郭宗臣等思哈國興熟於帶兵自可得力但現在南北兩山分路攻勦臣豐昇額在北山統兵已有馬彪額森特帮同籌辦其南山牛天畀佔據喇卜楚克山梁正在向下攻勦臣等前撥兵四千餘名遶上雪山進據瑪爾廸克山梁連次攻得

碉卡此山在喇卜楚克南數十里訪得該處有三路一可下至木閘壩一可下至鄂克什舊寨其旁通之山名策卜丹又可直通美諾現在官兵於三路要口分布勦擊惟緣木閘壩鄂克什分路處箐林叢密賊番於林内築有大木柵數座抵禦官兵屢經攻撲未能衝壓直下臣等思策卜丹可通美諾雖據鄂克什番人稱此路亦有林箐碉卡尤多然揆度事機若再於此分兵一隊令哈國興統領

前進逕取美諾而南北兩山官兵又分取木闌壩
美美卡鄂克什舊寨如此分路進攻賊酋雖有金
川添助之兵亦不能四處抵拒自更易於得手且
查第四次續調之陝甘兵三千名昨據文綬咨仍
由成都行走來赴西路是以臣等另派第五次預
備之甘省兵三千名由松潘徑赴三雜谷其現令
將到西路之陝甘兵約可與哈國興同時到營可
資分路進攻之用臣等現在如此籌議所有曾頭

溝一路已專委董天弼似可無庸再派哈國興前

往奏入

上諭曰皆合機宜勉力為之

同日温福豐昇額又奏言臣等查征兵向例皆有

餘丁以供樵汲黔兵向在滇省出征照滇省例給

與馱載不帶餘丁及至由滇赴川所有軍裝口糧

等項征兵不能兼顧而川省軍需局又未將應照

何例查明酌辦臣温福飭令查議未據覆到彼時

因進兵緊急經總理糧務之松茂道查禮酌議每兵百名給長夫四十名以濟急需嗣據軍需局詳稱舊例並無隨營長夫綠營官兵每二名應折給馱馬鞍屜銀八兩六錢零令於軍營雇夫背運臣溫福以既有折銀之例黔兵至成都時即應按例給發俾其內地雇夫今於大兵深入之後令于番地軍營自行雇用勢既難行且陝甘兵既給馱載又有餘丁而黔兵獨無亦覺偏枯失當又經飭局

再議日久不覆其後該局稟稱點兵既無餘丁應照點省出師之例按餘丁數目每兵百名給與長夫三十名乃近復據查禮稟稱奉有桂林手札隨營長夫究須全撤是長夫一項忽給忽停數月之間議已三變承辦之員碍難辦理至於現在官兵深入賊境勢難累帶多糧一撤長夫又應作何辦理不致貽悞軍糈若不即速議定軍營亦無所適從奏入

上勅軍機大臣速議具奏當經覆奏言查兵丁進勦所需負任樵汲之役自應照例妥辦今川省節次調到黔兵既未帶有餘丁歷經温福飭議該局屢易其說至軍營無所適從實屬經理不善但現在黔兵隨營進勦運送薪水事事需人既給長夫自不必撤臣等公同酌議該省軍需局所議照黔省出師例按餘丁數百每兵百名給長夫三十名之處尚屬平允自應仍行給與則較之陝甘既不致偏

枯而承辦之員亦知所遵守矣奏入

上從之

同日温福豐昇額又奏言護軍統領舒常於初四日到北查北山滿洲大臣惟豐昇額一人應令舒常協同辦理奏入報

聞

同日

上又諭軍機大臣曰李煦在川省軍營頗為出力令拜

淩阿授為江寧將軍即用李煦為貴州提督俟軍務
告竣再赴新任可也著溫福傳諭俾使益知感奮自
勵至古州總兵員缺著溫福阿桂於川省軍營之貴
州副將內查明出力人員堪勝總兵者即行奏聞候
朕酌量補放

平定兩金川方略卷三十一

平定兩金川方畧卷三十二

六月甲申阿桂奏言臣於六月初四日至卡了軍營留心察看形勢甲木以内山險路狹而碉座甚多自卡了至格宗沿河兩面山脚重叠交錯路尤險阻而格宗山口以上賊人於兩邊山腿壁造栅卡攔路從前桂林等衝擊此處已經失利今必由別路方可得進詢之宋元俊據稱兩邊皆有山路

可以達越但必各派兵數千從兩山分達而進方可望抵僧克宗且卡了西邊山外既係金川地方東邊山外汗牛地方亦有賊人設守今欲達進則東西兩山各要隘口均須分兵防禦賊人衝截現在兵數除分駐革布什咱綽斯甲布索布大寨等處外存兵祇七千數百名其新調之陝甘兵三千雖已過打箭爐但因甲木楚河橋梁毀壞不能徑渡今到營者不過一千五百名即全數到營合之

現有之兵亦祇一萬一千自邊谷至格宗三十里中所有墨龍泥龍達烏等處均須連營分守而兩邊山路險要處又須逐一佔據則現有戰兵實難抽出以供分路進攻之用若兵數過少遽進又為無益等語臣思宋元俊之言似欲計出萬全但軍營官兵僅有此數此外別無抽撥即使請旨再從別處添調官兵而路程寫遠亦無靜俟來兵始行攻剿之理查南路軍營自墨龍溝之役傷損過

多不能整肅而米石亦未充裕臣到此悉心籌計尚無頭緒竟不能於日內進攻甚為憂悶現在整頓官兵詳察形勢相度機宜力圖進勦斷不敢稍事遲延奏入

上是之

同日阿桂又奏言查川省地方自雅州以南處處崇山峻嶺一切輓運軍糈及應付差務臺站夫馬經理尤關緊要臣經過之處留心察看所有臺站

之馬不過數匹稍足供馳送文報之用此外率多疲乏而撥之額設數目亦不能全臣輕騎減從沿途應付已不免於遲滯及抵打箭爐例應支領長馬出口臣酌減過半尚因所撥馬匹未到守候一日有餘始得馬數匹並僱覔商販騾頭以資前往如此積疲設遇要緊差務必至貽誤至於輓運兵米全在人夫現在南路商運自省抵營計程三十餘站一路舖店無多食物昂貴雖經照例給值而

運夫艱於買食裹足不前是以地方官長運既難商運亦少惟頼各站滚運以資接濟今每站人夫率多逃亡每日所運不過一百餘石雖阿爾泰設法催趲両運到軍營只有數日之粮各站并無存貯不惟將米加添兵衆及裹帶進發匱乏堪虞即令官兵日食亦未有源源接濟之策從來州縣辦理軍需閲日稍多即不免於因循怠惰現當進勦緊要之時必大加振作俾各知上緊籌辦庶不致

稍有玩悞奏入報

聞

同日福隆安奏言臣前抵軍營留心查看沿途輓運糧石或人夫背負或騾頭馱運絡繹不絶但途長路險輓運維艱雖打箭爐章谷等處存貯粮石尚有萬餘石而現在軍營僅有五六日口糧陸續運送必須妥幹大員督辦沿途始不致怠忽查成都省城惟布政司李本及道府二三員辦理自不

能周到阿爾泰雖久任其地無如年已老邁且俱
聽宋元俊之言屬員不知所畏一切頗露周章現
令糧運緊要阿桂籌辦進征又難兼管若令文綬
前往章谷等處往來督催似於軍務有裨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軍營糧餉最關緊要設有不繼其貽
誤非輕文綬向在西陲辦糧頗為熟練著即令調補
四川總督文綬接到此旨即速馳驛前往章谷一帶
其往來董察實力籌畫將官兵應需粮石上緊運赴

軍營俾餘接濟其沿途臺站情形並據阿桂奏稱現在馬匹短少遇事疲玩亦著文綬悉心經理務期妥速同日福隆安奏言查阿爾泰宋元俊等參奏桂林乖張揑飾各款臣於六月初五日馳抵卡了軍營即傳集桂林汪騰龍王萬邦鐵保及策內應審人等隔別研訊先將阿爾泰等所參攻取達烏何以傷亡至六百餘人訊問桂林據供前與汪騰龍等商酌一面攻打墨龍山梁一面襲扎哇窠崖下硐

卡時因兩下奮力進攻是以官兵傷損約有一百餘人當經將遊擊富森布受傷之處一併附奏並未傷損六百餘人臣又詰以派兵從墨龍溝雪山遶進傷亡至二三千人一節據供達烏山嶺陡險久攻未克正在設計進取同將弁等晝夜籌畫隨據汪騰龍英泰等差人往探果洲山後尚有小路可通桂林復與明亮鐵保公同商酌是以派兵三千餘人於四月初六日晚分隊進發并囑薛宗等相機

前進不可冒昧桂林即於初八日阿爾泰明亮汪騰龍鐵保及各侍衛等前赴該處維時宋元俊已從革布什咱回營亦隨桂林同往籌辦至初十日未能攻克且距前次發摺之期已將數日因暫回卡了軍營將連日進兵情形繕摺具奏次日宋元俊亦回卡了嗣聞賊人抄截後路之信先派土兵接應又恐土兵不能得力即令宋元俊至彼察看情形伊回稱須從革布什咱取道方能直達桂林

即令宋元俊前赴革布什咱派兵應援仍派王萬邦廣著等從墨壟盡力攻打旋聞官兵失挫傷損甚多愧憤交切亟思具摺請罪而陣傷亡故及迷失官兵數目一時之間未及詳查是以於摺内聲明另行咨部辦理但桂林仰蒙

皇上格外鴻恩當此統兵重任惟思繞覔間道一往無前耳臣又詰以與汪騰龍鐵保酣飲歡聚一節據供軍營内都統提督等遇有會議事件偶爾留飯

並無勸飲之事又詰以勒取屬員供應一節據供
南路軍營買賣稀少尋常食物亦不能得酌量購
買食物從內地送至軍營隨時登記給發價值桂
林自去冬抵營時見軍營皆如此辦理是以因循
未改並非勒派也臣又詰以宋元俊另摺所叅脫
出之把總李朝林帶有遊擊寧祿稟帖桂林何以
囑令不許聲張據供寧祿身係滿州且為遊擊大
員見其隱忍偷生實為切齒彼時官兵正當失挫

之後令其不必聲張以安衆心桂林一時糊塗是以暫未陳奏並非敢於隱諱又供稱桂林每日在營無時不可見面無人不可進言此係人所共知宋元俊等所叅薛琮被困差人告稱粮盡請兵救援桂林有餓了自會出來之語惟求訪之侍衛將領等虛實自可立見 臣又詰以交銀五百兩令汪騰龍王萬邦等贖取小金川所搶兵丁一節據桂林堅稱並無其事其從何須發給銀兩又如何輾

轉取回之處實在毫無影響再四嚴詰矢口不移
臣復將桂林派兵打仗失事情形徧詢侍衛章京
將備等均屬相符所有傷損官兵一千九百餘名
實未陳奏其桂林居住之所臣親往查看不過預
備貯米板屋三間至於驕縱之處亦據侍衛章京
及將弁等稱并無歡聚飲酒等情惟贖取被搶兵
丁之事桂林堅不肯承必係桂林明知此事關係
重大是以心存抵諱然其間皆有經手之員層層

推勘自不難於水落石出 臣將桂林所有供詞交與阿爾泰閱看據阿爾泰稱前此摺內各欵俱係宋元俊告知其用銀贖人一事亦係宋元俊具稟 臣等當將桂林所供是否確實詢問宋元俊據稱元俊於四月二十一日自革布什咱回營隨至汪承霈處據言金川搶掠兵丁傳說有送出邀賞之語令汪騰龍將銀五百兩令王萬邦酌辦但恐王萬邦不能料理汝何不作好此事元俊隨往見桂

總督禀問始知有用銀贖取所搶官兵之説當下禀稱此乃損威失體斷不可行桂總督不答元俊亦即辭出二十三日又在汪承霈處遇見汪騰龍言前已交五百兩令王萬邦贖取金川所搶官兵王萬邦不能辦理其銀現在汝何不辦元俊言前日已向總督説明其事必不可辦此係實在情節等語臣等即嚴訊王萬邦汪騰龍汪承霈據王萬邦供汪騰龍差土兵拉搭送銀五百兩書信一封

内云從金川逃出之兵言金川係恭順土司現将
官兵養在硐内情愿将人送出惟求恩賞等語如
果金川将兵送出來自可将銀酌賞彼時萬邦分
付拉搭如果金川将兵送出我即送至大營其如
何賞給應聽總督酌定我不便即行給發二十二
日萬邦又遣人告汪提督兩日金川並無動静此
事我不能辦其銀不便久存可即遣人取去是日
汪提督仍将銀兩取回總兵並冩書告知宋元俊

等語又據汪騰龍供王萬邦差人來稱金川送出
官兵一名要求賞賜提督不敢隱匿隨見桂林面
述桂林言可即遣令回去次日桂林送銀五百兩
至提督處令轉送與王萬邦如果金川再送兵來
酌量賞給提督隨差拉搭將銀交給王萬邦隔二
三日桂林因見王萬邦處送出官兵令提督將銀
兩取回等語臣思汪騰龍將金川送出官兵之故
面告桂林其時桂林並無賞銀之說何以又忽爾

交銀兩所差何人傳何言語再四窮詰始供係汪
承霈差人交來 臣即詢問汪承霈供稱是時撫知
州曹焜同知林儁告言聞我兵有迷失在各處山
溝者巴旺布拉克底之人可以前往找尋但須給
與賞賜汪承霈說若果土兵救出自應獎賞今王
鎮處並無賞號何以鼓勵番人曹焜等言可於粮
務處借銀五百兩應用即使總督不准開銷伊等
情願將養廉賠出汪承霈告知桂林桂林言若巴

旺等土兵尋出自應酌賞承霈復告知曹焜林儁
向粮務取銀五百兩交汪騰龍送往作為犒賞及
閲數日汪騰龍言巴旺等番人不能往找因差拉
塔爾向王萬邦取銀發還糧務至宋元俊所說有
傷國之體言係在銀已取回之後是時伊從吉地
回營承霈向言汝與布拉克底番人相熟何不重
加賞給令其救出官兵據云此事可以辦得次日
又言細思此事似以銀兩贖人於理不可因即中

止至承霈於本月初五日遇見宋元俊言及此事承霈言此是我等一時糊塗冒昧辦理並無總督之意汝何不詳細查明草率具奏宋元俊言汝何為認此總無救於桂林之罪汝應去見汪騰龍令其不必供汝出來承霈言我如何可以扶同揑飾其時阿爾泰在旁實聞此語阿爾泰亦云我等原奏無汝名字汝須斟酌等語此是阿爾泰宋元俊意為承霈開脫惟是承霈受

恩深重豈敢以糊塗冒昧之事巧為諉卸令據實稟明
只求將承霈治罪等語臣隨詢之曹焜林儁均與
汪承霈所供無異臣又提取糧務處所給銀兩號
簿內載四月十七日支銀五百兩並注明發還字
樣臣復將伊等往來書札追出閱看因詢之王萬
邦汝係黔省總兵與宋元俊毫無干涉何必作札
請示王萬邦始猶支飾繼而供吐實情緣二十四
五間王萬邦從格藏守卡回至卡了大營到宋元

俊告言五百兩之事須早預備初三四日間即有事故萬邦恐干罪戾宋元俊言汝只寫書給我我亦寫書給汝即可無妨萬邦為其恐嚇補寫書札將大損

國威送回銀兩之處寫入書内其前供所稱並無書告知宋元俊即係此書宋元俊亦自起草交與書辦繕寫並未封緘彼此交遞以為憑據臣將書辦熊奇光等詢問當日情形實係如此臣思此種銀

兩宋元俊原系摺內則稱贖取小金川擒獲官兵
令其供内又稱係贖取小金川所獲之兵已不無小
異而王萬邦汪騰龍又稱為賞給金川之用及汪
承霈曹焜等又稱為賞給巴旺布拉克底等番兵
種種情節未能脗合恐其中思為桂林開脫者或
以贖銀為賞銀或以賞兩金川為賞巴旺布拉克
底而思搆陷桂林者又或過甚其辭以賞銀為贖
銀以賞巴旺布拉克底為賞金川以司員等率意

妄行指為出自桂林之意均未可定伊等各執一
說互相矛盾必須嚴加訊鞫務得實情始定以成
信讞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福隆安查審桂林一案桂林一聞賊
人抄襲後路之信即令宋元俊迅往救援並非膜視
不顧此必宋元俊既奉總督派令救援未能即往以
致官兵失挫其罪不小懼為桂林所劾先發制人亦
與五岱之劾奏温福無異但宋元俊心更陰險故假

手阿爾泰思得潛售其術耳惟是現在正當集兵進勦宋元俊又熟悉番情邊務為軍營得力之人非五岱之去留無關輕重者可比所有案内情節此時且不必向其窮究並須設法駕馭令仍鼓舞自勵統俟軍務告竣總核功罪再行定奪如其功績不能相抵再為詰辨著傳諭福隆安體朕此意詳悉妥協辦理所稱據宋元俊送到寧禄稟帖桂林以寧禄身係滿洲且為遊擊大員見其隱忍偷生實為切齒彼時正

當官兵失挫之後令不必聲張以安衆心等語桂林
現有手札爲宋元俊呈奏此乃桂林事後遁飾之詞
不足爲信至於用銀贖人一欵尤爲最重情節乃桂
林供稱并無賞給銀兩之說而汪承霈則供認出自
其意殊屬可疑必係桂林揣此一節罪爲最重預囑
汪承霈代認試思汪承霈係隨往司員軍務非其承
辦即兵丁迷失不出與伊何涉而必欲代籌懸賞覓
回之計其事尤爲顯而易見至宋元俊稱係用銀向

金川贖回丙汪承霈則稱係令巴旺布拉克底土兵
覓回給賞各執一說情節懸殊或係汪承霈代為擔
當冀減其罪抑係宋元俊意圖陷害過甚其詞皆未
可定不可不徹底跟究此時宋元俊固不必向其窮
詰而汪騰龍等現在案俱無難質訊確情以成信讞
六月乙酉鄂寶奏言臣遵
旨詢問色布騰巴爾珠爾據稱我在軍營所為之事凡
大臣官員兵丁以及土練皆所共見惟問恭贊阿

桂便可得知色布腾巴爾珠爾未抵軍營以前五岱并未差人迎接何從授意至明德不過繕寫摺稿金川之事應如何辦送中並未言及何從向我挑唆又三月二十二日色布腾巴爾珠爾豐昇額同往北山時阿桂正在彼處攻取普爾瑪適有兵丁告言番子二人前來請安等語色布腾巴爾珠爾等令侍衛彰靄等送至大營據稱一名阿雍一名納木噶爾色布腾巴爾珠爾即赴將軍帳房會

同詢問據稱伊等乃小金川小頭目阿噶爾嘉勒

差來稟話將軍大人若肯施恩我等回去告知阿

噶爾嘉勒即來面見等語色布騰巴爾珠爾豐昇

額欲使賊衆離心因同溫福商議賞阿雍納木噶

爾等飯食並令海祿看守一夜次早遣回并非色

布騰巴爾珠爾一人之意至第三日阿爾噶嘉勒

帶領番人十九名來至將軍大營色布騰巴爾珠

爾豐昇額與溫福一同面見明切開導並賞阿噶

爾嘉勒等緞布飯食遣回其事皆在將軍處並不在南山相見至四月初二日色布騰巴爾珠爾同温福豐昇額領兵攻擊喇卜楚克山梁據守卡人報有番子二人來抵卡外稱係索諾木有書呈通祈放進營將軍温福即差海禄及色布騰巴爾珠爾隨來之工噶伊什並通事格布特帶進大營番人一名斯達克拉一名噶爾奔據稱大頭人色布特欲來稟話近因患病恐遲時日先遣我等前來

等語將軍溫福同色布騰巴爾珠爾豐昇額令於
衆人前相見又於海祿處賞項內取出緞布皆同
將軍賞給遣回且公同商議給色布特十日之限
令告知索諾木速縛僧格桑送出此事業於四月
初五日具奏其摺奏皆在將軍處定稿前列溫福
之名次列色布騰巴爾珠爾豐昇額之名稿內俱
各書奏字何以言色布騰巴爾珠爾一人主持我
與將軍叅贊等處處一同打仗並無畏怯不前五

月初五日亥刻聞河北山坡二卡連有鎗聲似非我兵所放即遣巴克清阿賡音素等領兵接應因旋據賡音素等回報並無賊衆是以不復領兵前往等語奏入報

聞

同日阿爾泰奏言查西南兩路輓運糧儲於設站安夫之外仍照舊例兼用商運但兵衆日加需糧益急且進勦金川各路所添之站愈多即所用之

夫愈衆現當農忙之候站夫多有逃亡即令各州縣再行派集亦恐不繼惟有招商承領聽其雇夫背運較為便易前經軍需局定議此次商運仍照乾隆十二三年舊案辦理如領運官米即令州縣動碾倉穀給其領運如願自備米石即照起運地方時值給價分別道路遠近酌量多寡每石自八兩五錢起至十五兩不等比照前例俱從樽節但西路去内地稍近商人領運猶多而南路山徑險

峻途路亦長人夫負重頗覺難行令所定自省運至章谷每石給脚價銀十五兩實屬不敷以致商人應募寥寥兩站運又多不足臣目擊情形實屬焦急因與阿桂籌商此時濟急之策惟有將章谷一路商運酌增價值以廣軍糈即曽頭溝綽斯甲布兩路官兵設站之外亦須招商協辦雖脚價稍增兩商運無需官給口粮通較所費亦屬相等臣現在飛飭藩司李本等將從前南路招商已經承

運實數查明開報仍照十五兩發給外嗣後章谷綽斯甲布曾頭溝等處作何加價招商速行定議務在實用實銷妥協查辦仍一面飭令臬司將沿途各站逃逸人夫清查籌補再准阿桂告知各驛站馬疲乏之數目不足臣查自清溪以至打箭爐出口前赴軍營途長路險馬力易疲兼以蠻方並無好草頗難餵養是以每驛於遞送文報之外不能多存馬匹遇有緊要差文祇於就近調用營馬攢

奏應付實有猝不及備之慮臣將各驛馬匹隨時
買補更換並於打箭爐酌留營馬以備差務奏入
上從之
同日阿爾泰又奏言西南兩路軍營需用火藥甚
多自宜寬為預備以免臨時缺乏查本省貯存火
藥二十餘萬斤自用兵以來均已起解軍營嗣於
上年八月奏明分咨湖廣陝西貴州三省於備貯
火藥項下酌撥十分之六業准陝西解到火藥九

萬五千五百餘斤貴州解到火藥十萬一千九百餘斤其湖廣應解火藥已准來咨將火藥鉛丸各撥二萬餘斤發運在途到期亦當不遠復因川省各廠産硝不旺於三月内咨明貴州撫臣圖思德酌撥存貯硝斤十萬來川協濟現亦陸續解到收用兹據軍需局具詳各省解到火藥所存無幾請於附近四川之雲南陜西甘肅三省撥解十萬斤應用臣思甘肅程途迂遠誠恐緩不濟急業經咨

商文綬勒爾謹將陝省撥解十萬斤之外各營火藥如有盈餘再解十萬斤以抵甘肅之數或即將甘肅火藥運補應聽該省自行辦理其雲南火藥十萬斤亦已咨明督臣彰寶迅速飛運再查湖廣省前撥火藥二萬斤之外尚有備解火藥貴州省前撥燄硝十萬斤之外尚有備辦硝斤並已飛咨湖廣再派火藥八萬貴州再撥燄硝十萬斤以資攻擊之用其所需脚價銀兩仍由各本省入冊請

銷至鉛子一項查四川雅州府各廠所出黑鉛現
存數十萬斤足供運用不必更由各省並解以節
運費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軍機火藥最關緊要川省現在兩路
進勦自宜寬為預備以資攻擊著傳諭雲貴陝甘湖
廣各督撫即照阿爾泰所咨迅速派委妥員解送川
省軍營以利進攻
上又諭軍機大臣曰阿爾泰奏言省火藥舊存二十餘

萬斤今據軍需局詳稱所存無幾是川省自辦軍務以來已用過火藥二十餘萬斤鎗礮固為攻勦所必需然施放亦有節制何以用至如此之多况官兵所有火藥尚需各省撥解金川蕞爾蠻陬硝磺出產幾何彼亦常時放鎗抵拒所用諒亦不少安得火藥時時接濟殊不可解或係兵練等將官給火藥私自偷賣均未可知著溫福阿桂留心嚴察無任絲毫透漏致貽藉寇兵而齎盜糧之弊並查兩路軍營各用過火

藥若干斤向來作何稽核及兩金川賊人所用火藥

得自何來其多少情形若何一併覆奏

平定兩金川方畧卷三十二

平定兩金川方畧卷三十三

上諭軍機大臣曰阿爾泰自上年十二月加恩賞給散秩大臣令其在章谷專辦糧務摺内諸事均應早為籌畫奏聞何其至今始行入告此必因福隆安阿桂均到南路向伊言及糧馬臺站事事稽誤始以一奏塞責著傳旨申飭仍以散秩大臣留川專辦南運糧事務其西路糧運已派侍郎劉秉恬前往專辦而文

綏則當兼總其事文綏奉到此旨後著即由驛加緊遄行前往速為妥辦至驛站馬匹關係傳遞軍報且徇來往差員應用亦屬軍營最要之事文綏到後著將臺站馬匹一併妥協經理加意整頓並將作何籌辦情形據實覆奏

丙戌福隆安奏言臣查桂林案內惟將金川不曾贖取官兵一款最關緊要茲訊據汪承霈供稱我因聽見曹焜林儁等語巴旺布拉克底土兵將迷

失官兵送出自應獎賞因即告知桂林據桂林言巴旺等酋人如能找出官軍給賞實為應得承霈即令曹焜等寫照向糧務上取銀五百兩交汪承霈備賞後因巴旺等不見送出官兵隨差拉塔爾向王萬邦取回原銀交回糧務汪騰龍王萬邦曹焜等均可查訊質之曹焜林儁供各相符惟是汪承霈曹焜林儁俱係隨同桂林辦事之員再三窮詰雖堅供實係備賞巴旺布拉克底酋人並無向

金川贖人之事究難信為確據一研訊汪騰龍王萬邦等從前汪承霈如何將銀交給汪騰龍及汪騰龍如何令拉塔爾交送銀兩其書札内實在是何言語王萬邦遂失聲痛哭稱天理所在我與桂林並無仇恨我將實情告訴四月十七日汪騰龍差人送來銀兩書札云係户部汪承霈交出如有巴旺布拉克底土兵送出官兵即用此銀酌量賞給及至數日該兩土司並無找出官兵我即差人

回覆汪騰龍是日汪騰龍即將銀兩取回後於五月二十四日將前往大營宋元俊言桂總督業已叅其銀五百兩奏內是言賞給金川贖回官兵汝若說給巴旺布拉克底土兵我出官兵即將此銀酌量賞賜汝只要給我一字將賞金川有關國體若不收銀恐怕總督提督二人我若收銀怕干國法之語寫入書内即無防碍爾時在依帳房照依寫就當面交付宋元俊亦寫書稿交與書辦謄清

與我次日方知桂總督係其叅劾因問以何為下
此毒手宋元俊言此時不叅將來陝西兵到總督
必令我帶去就與薛琮相似若不帶兵又必叅
我怯懦彼時叅奏無及等語昨日總兵所供實因
為宋元俊所愚隨質之宋元俊俯首無辭自認叅
奏贖取官兵一節實係錯悞並教王萬邦供及揑
寫書札屬實等語臣恩王萬邦宋元俊既將真情
供出則前此汪騰龍等所供俱係扶同揑飾復傳

訊汪騰龍亦稱賞給金川送人一節因阿爾泰言
照依原派供寫就無妨碍是以相供如此其實汪
承霈交銀之時本言酌賞巴旺布拉克底當之即
今王萬邦業將實情供出騰龍豈敢稍存狡飾並
據送銀之拉塔爾供亦相同 臣 思王萬邦等既據
乃送銭兩拉塔爾供亦相反然而王萬邦等既據
實供出則汪承霈畱焜等所供取銀備賞巴旺布
拉克底番人曾告桂林之言似非虛飾桂林何得

諉為不知人又訊問桂林據稱昨日蒙訊取銀五
百兩交汪騰龍向金川贖人一節桂林何自含糊
塗不至於此是以供稱毫無影響至於尋常賞項
不但賞給巴旺布拉克底其他應用尚多原係隨
時支取等語查桂林失機諱匿等款業據供認至
將銀兩向金川贖人一語如果審明屬定則是大
損
國威自應遵

旨將桂林即在軍前正法今查前比汪騰龍王萬邦所供有金人送來兵丁一名言前比要求賞賜汪騰龍告知桂林次日差發銀五百兩之語但查金川送出之貴州兵衛國鳳係四月十八日來至營盤而巴旺布拉克底送出之外委王朝貴係在十四日按其時日適與曹熌等所核有巴旺等番人道出送之之語相符且核之宋元俊預行封存之取銀號簿係在十七日而金川送出之貴州兵係十

八日至營盤焜等豈能預知先於十七日支銀備
賞宋元俊等明係借金川求賞之語即將前此備
賞巴旺布拉克底之項影射附會指為贖取小金
川被遮官兵張本汪騰龍王萬邦初時隨同附合
今復將衛國鳳審訊實係十八日到營已在汪承
霈等取銀之後是後項銀兩其為備賞巴旺布拉
克底旋即歸欵毫無疑義但桂林身任統兵當此
攻勦要務理應盡心籌畫乃不行詳慎以至僨事

損兵又不據實陳奏粉飾諱匿實屬失機欺罔相
應請
旨辦理至明亮受
恩深重非他人可比乃於失挫之後復同桂林列名具
奏實屬糊塗亦應請
旨交部嚴加治罪鐵保汪騰龍雖審無通同酬飲情事
亦難勝提督副都統之任俱應革職當兵自備資
斧效力贖罪至宋元俊王萬邦俱係專閫大員乃

宋元俊於參奏桂林後知臣將到軍營遂恐嚇王萬邦誘令補寫金川書信以為查審之地并囑汪承霈不可承認又令告知汪騰龍不可說出等語種種譎詐心術殊不可測至王萬邦於覆訊時雖據供定實情但為宋元俊所愚隨同揑寫書札亦屬糊塗均應分別治罪再汪承霈不查事理輕重輒與知州曹焜同知林儁議取賞銀雖經還款實為輕重妄動並應請

旨將汪承霈曹焜林雋一併革職汪承霈即令其進京
另行交部治罪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福隆安奏查審桂林一案內發銀交王
萬邦向金川贖回兵丁一欵均係宋元俊指使不但
心跡陰險無且行同無賴甚至有恐令帶兵前進去
則必同薛琮不必羅他条劾之語真是喪盡天良昨
以宋元俊傾陷桂林尚係欲圖卸過先發制人與五
岱無異而宋元俊熟悉番情尚可用其所長俟將來

功過相抵今既審出各種情由竟是一奸狡負恩之人豈可復行姑息貽悞大事宋元俊汪承霈均著革職拿問同桂林一併觧赴行在候訊再行降旨至王萬邦初為宋元俊所愚一經詰訊即吐實情此案得以明確其情尚屬可原且伊領兵打仗頗為勇往著從寛免其革職治罪仍在軍營領兵以勵後效知州曺焜同知林儁議取賞番銀兩雖未賞用亦屬輕舉妄動曹焜林儁著革職仍交文綬阿桂差委俟軍務

告竣再行奏聞明亮鐵保汪騰龍前有降旨革職鐵保仍遵前旨留於軍營自備資斧効力贖罪其成都副都統員缺已令舒景安補授并令馳驛前往速到軍營代鐵保管領滿漢官兵事務明亮著賞給頭等侍衛銜汪騰龍著賞給參將銜均自備資斧帶甲前往綽斯甲布督同都司李天佑駕馭該土司等進剿金川至於綽斯甲布一路進兵甚為要緊李天祐雖諳悉番情但係都司未必為番人畏服明亮汪騰龍

初至其地恐亦不能即與相習著阿桂於南路軍營
大員內熟籌一明曉番地情形者令其同往以資控
馭
丁亥福隆安阿爾泰阿桂奏言 臣等接奉
上諭賞給官兵一月錢糧當即傳知領隊大臣及鎮將
等宣示
恩諭兵丁均為感激至南路所調土兵本屬無多可否
一體賞給一月鹽米銀兩伊等自必益加鼓舞於

軍行不無裨益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土兵與官兵同係出力之人自應一併加賞俾皆歡欣奮勉何必再行奏請著傳諭福隆安等將在營各土兵傳旨一體賞給其西路軍營所有土兵並著溫福一例辦理

同日福隆安奏言臣在劍州塗遇色布騰巴爾珠爾言及審訊五岱案情據稱我等審詞並無偏向一應口供俱係伊等親寫等語質之五岱明德所

供相同臣以此係一面之詞未足為據今臣見阿
桂詳細詢問據云温福參劾五岱其最重者是未
得傷而詐為得傷者汶川地方縱放官兵搶奪馬
匹查去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攻取巴朗拉是夜賊
酋衝突五岱上前打仗額顱口鼻等處俱被石傷
流血衆所共知至還兵時地方官另選膘壯馬六
十匹預備温福隊内應用因五岱領兵先到汶川
見有預備膘壯馬匹以為此係官兵應得之馬即

行牽取溫福後到查問地方官回言參贊先到已
揀好馬拿去溫福令將五岱官兵所拿之馬盡行
掣出均力散給兩隊官兵所有五岱搶奪馬匹之
言即起于此其實並非於官兵應得馬外又別有
搶奪馬匹之事以上二事乃衆所共知非色布騰
巴爾珠爾等偏向五岱也至五岱欲令其丁遠接
色布騰巴爾珠爾阿桂實在不知嗣經留心查訪
因色布騰巴爾珠爾原管健銳火器兩營五岱隊

内有護軍七十三前鋒達冲阿等曾跟色布騰巴爾珠爾是以前往迎接即溫福之親隨章江觀音保等亦皆往迎是日溫福與五岱阿桂亦曾差家人同往均至木耳宗地方阿桂曾聞之豐昇額據云伊家人至木耳宗因地方狹小伊與色布勒巴爾珠爾遂一同往宿迎接之人至彼一見即回大營並無暇於私語此阿桂於事後訪問之情形也但七十三達冲阿等實在造作何言告訴也色布勒

巴爾珠爾之處溫福尚且不知而伊等去時或係
五岱使令或係伊等自去阿桂更無從知悉至五
岱紥馬彪烏什哈達一節因未能佔得山梁且致
副將色倫泰陣亡故欲將烏什哈達不遵號令馬
彪不行接應參奏而溫福是時又言參贊欲參此
可自行具奏不便列名因復將溫福夾片寄參此
實五岱應得之罪至色布騰巴爾珠爾如何偏袒
五岱處實未看出等情臣思今當進剿緊要之際

西路軍營皆係温福辦理此種情節尚有無庸深

究奏入

上是之

戊子

上諭内閣曰金川用兵以來已兩次撥帑六百萬兩觧

川備用今軍務尚未告竣軍人用項自當寛為預備

著户部查明相近湖廣省分糧數協撥欵項即為撥

銀二百萬兩派員觧赴湖廣該省收到後即派妥員

轉觧四川備用

上又諭內閣曰哈國興現今自漢馳赴西路軍營所有西安提督員缺即著哈國興補授其遞次調赴川省之陜甘兵丁令其就近管轄

己丑温福豐昇額奏言據派往三雜谷挑兵之游擊沈寬稟稱五月二十七日丹壩土婦赫爾日噶稟求發兵佔住丹壩地方若不早求救則我等性命難保臣等詳加體察必因該土境外偪金川內

連三雜谷既願出兵相助將來出兵必由彼地進
剿且兩金川勢在必滅衆土司俱有聽聞是以求
官兵先駐其境既可自衛又以表其歸命之誠至
丹壩地方從來為提督岳鍾琪進兵之路現據當
時在事之人僉稱該處穆爾津岡一帶路險硐堅
前此總未能攻進臣等通盤籌辦進剿金川自當
以喀爾薩爾為正路而新訪得綽斯甲布之俄坡
一處道路尚平綽斯甲布又不似前此之觀望阿

桂現籌由此進兵其丹壩即不復進兵未為不可
惟前此既由丹壩進兵賊酋必仍舊防範金川之向
來蔑視丹壩如其不肯出兵助逆或思先奪其地
以為屏蔽亦未可知臣等愚昧之見似應酌派官
兵數百名前赴丹壩駐劄則穆爾津岡一帶索諾
木不敢撤防足以牽制賊勢但丹壩一帶地方久
為金川挾制此番稟報究未可深信臣等將所差
頭人阿爾吉等仍留軍營一面將丹壩地方應否

酌撥官兵各協機宜與董天弼就近體察即在彼一路兵内酌撥數百名迅赴該地方駐劄如此則於接辦金川之聲勢亦為有益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温福等奏丹壩求内地發兵防護可以壯進剿川兵聲執而三雜谷㢊出兵助剿金川尤當及鋒而用况賊酋已知有攻剿底木達之信尤不宜遲現在董天弼在彼籌辦情形若何何時可以進剿著温福即速奏聞

同日溫福豐昇額又奏言甘省兵三千名已據文綬咨稱五月十二六九十等日起程約計二十餘日即可抵川其曾頭溝一路現調松潘兵先行進發惟是甘省兵到時俱由土境行走一切料理軍行撫馭番衆必當預為部署一俟兵到方可遄行進發現有松茂道查禮並五福在彼協同經理又董天弼係統兵之員已於六月初九日起程其曾頭溝一帶是否賊番防範尚未嚴密游擊沈寬等是

否能先帶土兵乘銳攻勦該提督應就近督催不不可坐視甘兵方行續進但得有一二千石該鎮即應帶領先發餘令原派之佛遜帶領續進以上各事宜臣等已飛札董天弼遵照妥辦惟自資哩以至卧龍關一路巡防要害及督催粮運軍臺各事宜臣等前派之副將静海尚恐不能勝任查有貴州副將富紳自去冬抵營即帶兵各處攻剿于此處道路情形亦漸諳習臣等前已奏聞陞補延

綏鎮總兵今即委富紳代董天弼巡防後路仍令副將靜海協同稽察軍站粮臺等項其原任總兵福昌專令在資哩經營收發鉛藥器械諸事似可不致疎虞貽悮奏入

上嘉之

同日福隆安阿爾泰阿桂奏言竊查卡了安營之地兩面峯巒壁立峻峭異常其達烏墨壟等處情形尤為陡絕一線羊腸賊人負嵎固守不獨攻撲

多損官兵恐於事無益比必從兩山梁分翼並進
始可繞至僧格宗以期直抵美諾但營盤西面山
梁之後即係金川之地其東面山梁之後又係小
金川汗牛地方現在賊首設兵拒守每得一處即
須留兵防範始可以統兵深入而揆以目下兵力
實屬不敷查西路練兵　臣阿桂起程時約有一萬
五千名加以新到之陝西兵三千名其勢不為單
薄至南路官兵除分防革布什咱去兵八千八百

餘名又除近日墨壟溝失事傷亡幾及二十外親在漢土兵練及先到之陝甘兵三千共一萬一千餘名兵力實未為充裕前此總兵宋元俊奏請添兵二萬原屬多多益善惟是附近四川省分除楚省尚可酌調外如貴州本係苗疆所調已至八千陝甘兵額雖七萬有餘然除去新疆换班及分佈塘汛實在所營兵數亦屬無多今連備用之五千名計算調至二萬二千亦難再為多撥况兵衆需

糧愈多南路自雅州以西民居鮮少輓運崎嶇現在酌量添兵而趕辦軍粮尚多拮据若驟增至二萬必至缺乏是該督厚集兵力之議實所難行臣等再四思維楚兵雖不盡可用然如湖省之宜昌施南等鎮協湖南之鎮筸永州沅州永順永綏寶慶等鎮協皆與川省相連稽其道路崎嶇而且複嶺重山地勢與蜀道相同兵丁踰越險阻習慣自然若調取精健來川自可期其得力至雲南之昭通

鎮兵素稱驍健臣阿桂在鎮時曾調至邊疆親加操演且貽通兵原額七千餘挑選三千尚為容易而貽通與貴州威寧接壤威寧即與川省永寧接壤行走亦便臣等擬於湖廣兩省酌備兵丁六千即於六千内先調三千與貽通三千先赴南路兩處共止六千名粮糈尚可竭力籌辦臣阿桂現在督勵官兵相機攻取俟有

諭旨即行飛調如兵到之日業已攻過達烏則此項兵

丁即為酌派正地等處進討金川之用倘屆期未能摧破則用以繞山進取僧格宗且抵美諾用臧小金川之局再前者綽斯甲布情愿發兵効力宋元俊業命都司李天佑領兵五百人前往然尚未足一路之用現在大營官兵既不能分派若俟續調官兵到日再行撥往更屬緩不濟急且等查現駐草布什咱漢土兵練共一千八百有餘訪聞近日凿情安帖毋庸重兵駐守不如移緩就急由綽

斯甲布一路進較為得力應於駐守革布什咱兵
練內酌撥三四千名加以綽甲布地大人衆再令
派土兵四五千 臣 阿爾泰現在趕派糧運稍有就緒
即令宋元俊等帶甲發統計此隊兵丁有八九千
臣 阿桂嚴飭宋元俊等務須發兵進攻據其要隘
以為將來進兵之計所餘兵練即駐相近正明地
方作為進攻之用牽制賊勢 臣 阿桂仍與將軍溫
福知會彼此併力進攻不論何處得利即各處易

於進討或有應行添兵之處再行
奏明飛調湖廣預備未用之兵酌用道路分隊進攻
其帶各路官兵之提鎮侍衛等臨時酌量分遣
同日福隆安又奏言臣自抵南路軍營不時察看
賊酋蹤跡俱在碉樓木寨內潛密踞守即時有二
三人出寨不過立於近處片時仍即竄回碉寨以
覘窺探我兵以便防守初十日據總兵王萬邦報
稱賊土二人在河東岍喊叫問之土兵據稱聞京

城又來一位貴重大人頭目差伊打聽等語臣與
阿桂商議飭令王萬邦置之不睬賊酋叫至三日
後因無人答應遂不復來但賊衆既有風聞自必
暗伺我兵舉動畧知端倪即於進兵大有關係臣
意軍營一切攻剿事宜倍應謹密不使稍有洩漏
方可乘其不備迅為攻取臣已通行曉諭官兵務
使紀律分明軍務嚴肅以杜賊酋窺伺再現在陰
雨連綿已令薩哈爾索丕虔誠祈禱一俟稍見開霽

得有進兵之機即速前進均入奏

上諭軍機大臣曰福隆安等奏籌辦進剿情形所見俱合機宜至調派湖廣雲南兩省兵丁著該督等僅據咨文尚不能迅速今湖廣應調官兵已諭新任總督海明籌察如其尚未到任即令署督陳輝祖選撥近山精銳者三千名迅速令其起程至雲南昭通鎮相近貴州則在省調發尤為便易彰寶現在永昌即諭李湖就近在省城派調亦令即速起程同赴川省南

路軍營聽候派用至所稱綽斯甲布一路現在需兵即於駐守草布什咱兵練因酌派三四千人前往應用移緩就急更屬合宜惟宋元俊天良已喪令其帶兵進剿實不足信且恐於事有碍昨已傳諭如彼已經起程即遵旨將拿問一節暫緩宣露且當視其籌畫若何留心詳察再定又另摺奏賊塞中知內地差有尊重大臣到川之語福隆安甫至川省賊酋何由得信殊不可解聞金川軍營亦然是賊酋於內地聲

息易於探聽而賊衆之動靜官兵轉無由聞見甚非
所宜此或隨營土練等同係番夷遇事輒向賊揹傳
揣尤不可不加意嚴防阿桂現在領兵諸宜慎重嗣
後籌辦一應軍情總須慎密即將佐等亦不令與聞
以杜疎漏

平定兩金川方畧卷三十三